

国家、身体、社会：

宋代身体史研究

邱志诚◎著



科学出版社



国家、身体、社会：

宋代身体史研究

邱志诚◎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在清理理论资源、已有实证研究成果的前提下，从国家、社会两个层面，从科学、政治、法律、教育、性别等角度考察有宋一代之身体史，对宋人自然身体和社会身体提供了较为全面、准确的认识。同时，本书推开了一扇宋史研究新窗，驻足于此，可以看到从其他角度看不到的宋代社会与历史发展的新特征。换言之，通过考察宋代社会打在“身体”上的烙印，对宋朝国家权力、政治品格、经济发展、社会礼俗、文化风貌可以产生更深刻的不同以往的认识；其次，在了解宋人身体历史境遇的同时，可以对国人身体生成有一个过程性的理解，比如，清末“东亚病夫”的身体形象是否“一蹴而就”？有无历史根源？再次，为当今“整容”“丰胸”等身体再塑行为提供了一面历史镜子，促使人们对身体“美”的本质加以思考，以形成正确的身体观——惟其如此，人类身体才可能把一条健康的、美的、向上的“可持续发展”轨迹留在身后。总之，本书是一项拓展研究新领域的跨学科、综合性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书适合宋史、医学史、社会史等领域学者、研究生以及史学爱好者阅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家、身体、社会：宋代身体史研究 / 邱志诚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03-057158-8

I. ①国… II. ①邱… III. ①中国历史-研究-宋代 IV. ①K244.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70718 号

责任编辑：王媛/责任校对：张怡君

责任印制：张克忠/封面设计：润一文化

编辑部电话：010-64011837

E-mail：yangjing@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天津市新科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8 年 7 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1/16

2018 年 7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7 1/4

字数：335 000

定价：97.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序

王曾瑜

我最初结识邱志诚先生，还是他在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当李华瑞先生博士生时。论他的年岁，比其他研究生略长，但其知识面和史识，也确比多数师弟妹们高些。据他说，原在电视台工作，而使他感觉困惑者，这么一个单位其实没有太多学术文化气氛。这是他愿离职深造的一个缘由。有一回，邱志诚先生特别对我说，其夫人是位警察，却喜看我的作品。对此我也感觉困惑了。后他毕业分配到温州大学，与王兴文先生请我去参加教学活动，才正式认识其夫人张涓。张涓女士此后主动来信，向我介绍她阅读我某些作品的感受，特别强调她看我的岳飞等小说，竟哭了多次。人们的思想感情是最微妙的，有的相处数十年，如同路人，也有的一见倾心，成为知己。我写的小说，肯定有诸多不足，但至少与张涓女士在爱国主义的思想和感情上，有可沟通、可共鸣之处，也很不易。于是张涓女士也成了我的朋友。

以下言归正传。此书是邱志诚先生在博士生毕业论文的基础上，修改成书，较原来的论文水平确是更上一层楼。全书除“绪论”“结论”外，共分四章。第一章，讨论宋代身体认识取得的进步；第二章，从法律层面讨论宋代国家与身体；第三章，立足宋代生徒身体规训方式的变化讨论教育与身体；第四章，从文身和缠足两个方面讨论宋代社会与身体。

全书大量地使用史料，而且决不局限宋代，就宋论宋，对论述的问题，不仅尽可能上引下联，广征博引，从先秦典籍到浩繁的明清史料，从古文献到近年的考古成果，着力考察其来龙去脉，还介绍外国史上的相关情况，以

作对比，并且充分地利用已有的研究成果，而作周密的考证和尽可能深入细致的论述，力求自成一家之说。此书表现了作者那种视野开阔，力求开拓新领域，而又不惮烦琐细密的治史风格。此书无疑花费了极大的精力和笨功夫，绝非花拳绣腿式的取巧之作。

这是一部具有很强的探索性的史学专著。依个人近年来的读书和思考，人体史研究看来需要创建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但要建立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却非易事。本书似不能说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人体史研究理论体系的创建。人体史应当包括些什么内容，我更难说什么。如果可供邱志诚先生参考者，是在第一章宋代身体认识的进步的讨论中，不能不涉及中医的某些理论。

众所周知，近代西方医学较中医的重大进步和发展，是基于人体解剖生理学，现在已深入到分子生物学、基因等领域。国内有的科学家鄙视中医，说中医不科学。他们所说，不是没有道理。例如有位化学家说，中药，谁又能说得上一剂汤药中有几百种有效的治病化学成分，又有几百种无效甚至有害的化学成分。但是，从另一角度看，中医药为中国人的健康服务了数千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国人事实上就离不开中医药。有位中学至大学的同学兼挚友，化学造诣颇高。他就相信中医药，说因为自己懂得化学合成，有病尽可能吃中药。

依个人浅见，科学或可分为三类：一是精密科学，其标准是数学彻底融入者；二是半精密科学，数学尚不能完全融入者，即使目前的西医，仍属此类；三是非精密科学，如中医学，数学基本上尚不能融入者。中医能治病，甚至能治西医为之束手无策的病，正是证明其科学性。

我与那位研究化学的友人多次讨论。两人的共识是人体是复杂的有机体，从人体解剖生理学到分子生物学、基因等，不能认为就是了解人体的唯一途径，传统中医事实上就开辟着另外的途径。诸如穴位、舌苔、脉象等，又如健身祛病，有气功等。虽然目前的研究尚不充分，但中医的丰富实践，业已证明其对研究人体的科学价值。

有一回，与一对新婚夫妇吃饭。女方说，近来只觉不适，看来是得感冒



了。我就介绍他们去看同仁医院的中医张玲大夫。谁知张玲大夫一把脉，就肯定地说，根本没有感冒，是有喜了。此事使我们这些中医的外行都颇感吃惊，脉象竟有那么神奇。

后来得知那些认为中医不科学的人，竟摆起了擂台，要测试中医把脉测怀孕是否科学。其实，设置此类擂台的思想方法，本身似并不科学。即使以现代最尖端的导弹命中率，以及反导武器的拦截率，都存在着误差。怎么能苛求中医凭经验把脉测怀孕，只有达到百分之百，方才算得上科学呢？不知此类擂台的结局如何，其实，把脉测怀孕存在误差，难道不正是对中医进行科学的一个课题。

再如气功，古称导引，也涉及人体的某些机理，看来确可对一部分人产生强身祛病的奇效，但决非对所有的人、所有的病都有效，并且还有走火入魔的危险。宋代已有相关的记载。有的人习练气功的时间不长，居然能自创一门功法，说明气功现象并不神秘。气功治好了一些人的病，甚至疑难症，却对另一些人有走火入魔的危险，本应对这两种现象都进行科学研究；我们目前对这两种现象，仍缺乏进行科研的有效方法和手段，需要探索。总之，说气功包治百病，自然是骗术，气功不应神秘化，而应使之逐步科学化。

人体是一个整体，传统中医如穴位、舌苔、脉象、导引等，头痛医脚、脚痛医头等，都属从局部观测到医治整体的方法和手段。人体有共性，又有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个性。中医强调辨症施治，同病异方，异病同方，一人一方等，都是强调人体有个体性。依个人之见，这些当然是先进的医学理论。但从另一方面看，欲将传统中医理论，改造成现代科学理论，又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事业需要探索，我这个外行当然根本说不出应如何着手。

以上所说，是否作为中国人体史研究的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就请邱志诚先生考虑了。

因科学的进展，出现了中华古籍的电脑软件，确是实现了某种研究手段的革命。中华历史太长，史料太多，过去许多人往往只能长期局限于断代史

研究；如今自断代史走向通史，已成历史研究的一种必然的大趋势。邱志诚先生的此书，就是做得较为成功的一例。记得我曾考虑，是否能设置若干贯通中华古史的研究课题，并与邱志诚先生交谈过。他当面领受了中华古丝麻棉研究的课题。在此序的最后，也附带提出一个希望，但愿自己在世之年，能看到有关中华古丝麻棉研究的长篇巨制问世。相信邱志诚先生有此能力做好。

2018年2月27日

目 录

序	王曾瑜 i
绪论	1
第一节 何谓身体史	2
第二节 学术史回顾与本书架构	11
第一章 宋代身体认识的进步	22
第一节 身体生理结构认识的进步	23
一、区希范五脏图：有明确记载的中国第一次医学 解剖成果	26
二、存真图：历代沿用的人体解剖图	37
第二节 身体损伤及尸体生物学变化认识的进步	45
一、身体损伤认识	46
二、尸体生物学变化认识	53
第三节 宋代尸体防腐技术的新发展	54
一、宋代古尸出土情况概述	55
二、宋代尸体防腐技术的新发展	64
第四节 宋代身体认识取得巨大进步的原因	73



第二章 国家与身体：宋代刑罚与身体 88

第一节	折杖法与凌迟：身体的国家记忆	90
一、	折杖法：写在身体上的宋政权成立宣言	90
二、	凌迟：在个体身体上进行的国家战争	106
第二节	编配：身体惩罚权力技术的发展	147
一、	配：打在身体上的权力符号及国家的 人力资源需求	148
二、	编管与羁管：“身体自由”成为刑罚对象.....	168

第三章 教育与身体：生徒身体规训方式的潜移 186

第一节	宋代学礼：礼乐造士传统遗则	187
一、	礼乐造士：先秦时代士的生成史	187
二、	汉—唐—宋学礼：礼乐教育传统式微	208
第二节	宋代学规：教育体制化实践新趋	224
一、	宋代的兴学与学规的兴起	226
二、	宋代学规对生徒的身体规训	266

第四章 社会与身体：文身与缠足 280

第一节	文身：市民文化审美观照下的身体再塑.....	281
一、	宋代文身之俗	281
二、	身体进入审美视域：宋代文身何以成俗	307
第二节	缠足：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的改造	333
一、	缠足起源和宋式缠足	333

二、权力与性别：男权社会对女性身体的建构	352
结论	367
参考文献	374
后记	418

图 目 录

图 0-1 身体层次示意图	9
图 0-2 身体史研究范围示意图	9
图 0-3 中国缠足女性	10
图 0-4 欧洲束腰女性	10
图 0-5 缅泰边境抻颈女性	10
图 0-6 秘鲁帕拉卡斯半岛抻颅古印第安人复原像	10
图 0-7 埃塞俄比亚穆尔斯部落戴唇盘的女性	11
图 0-8 马克萨斯群岛文身武士	11
图 1-1 《瘞宜贼首级记》碑	32
图 1-2 《顿医抄》所录《区希范五脏图》	36
图 1-3 《万安方》所录《区希范五脏图》	36
图 1-4 《循经考穴编》所录《区希范五脏图》	36
图 1-5 《顿医抄》中的《五脏六府形并十二经脉图》	40
图 1-6 《万安方》中的《五脏六腑形并十二经脉图》	41
图 1-7 《玄门脉诀内照图》中的《内照图》	42
图 1-8 湖南衡阳何家皂古尸	57
图 1-9 江苏金坛古尸	58
图 1-10 福州茶园村墓古尸	59
图 1-11 江西德安古尸	60
图 1-12 江苏高淳古尸	61
图 1-13 何家皂墓石椁与木棺	66
图 1-14 德安周氏墓漆棺	71
图 1-15 福州茶园村墓漆棺	71

图 1-16 烟萝子《内境图》	87
图 2-1 河南孟津小潘沟遗址腰斩尸骸	109
图 3-1 半坡遗址 1 号大长方形房子复原图	190
图 3-2 大地湾遗址 F901 号房址	190
图 4-1 甘肃东乡出土人头形彩陶	283
图 4-2 新疆五堡古尸手部刺青	283
图 4-3 新疆扎洪鲁克女尸手部刺青	283
图 4-4 西安半坡人面网纹盆、人面鱼纹盆	284
图 4-5 妇好墓跪姿玉人	284
图 4-6 宋人绘《眼药酸》图	293
图 4-7 晋城宋墓壁画相扑者刺青	301
图 4-8 宋磁州窑白地黑花马戏图枕	302
图 4-9 规整区隔的唐长安城布局及其东、西市	317
图 4-10 都检点兼牢城朱记	331
图 4-11 南宋佚名《杂剧图》	339
图 4-12 南宋佚名《搜山图》	339
图 4-13 北宋王居正《纺车图》	339
图 4-14 明清缠足小脚	344
图 4-15 江西德安宋墓出土女袜	346
图 4-16 福州茶园村宋墓古尸足部图	347
图 4-17 浙江兰溪宋墓出土弓鞋	349
图 4-18 福州宋墓出土弓鞋	349
图 4-19 江西德安宋墓出土弓鞋	349
图 4-20 浙江衢州宋墓出土小脚银鞋	349
图 4-21 无锡元墓出土女鞋	349
图 4-22 山东邹县元墓出土女鞋	349
图 4-23 苏州元墓出土女鞋	349
图 4-24 河北隆化鸽子洞元代窖藏出土女鞋	350
图 4-25 宋式缠足小脚发展为明清式缠足小脚示意图	350

表 目 录

表 1-1 宋代各军军士身长表	62
表 2-1 折杖法演变表	94
表 2-2 《五代会要》《册府元龟》同一罪行、刑罚不同表述对照表	97
表 2-3 唐宋杖具规制比较表	100
表 2-4 “斩首”金文一览表	111
表 3-1 唐中央官学学礼实例一览表	215
表 3-2 唐代官学学礼类型表	217
表 3-3 唐代束修之礼表	218
表 3-4 徽宗时期宋代州县学学生人数一览表	240

绪 论

人类社会历史毫无疑义是由人类创造的。人之所以能够创造历史，最根本的先决条件是因为其有双手、有头脑……亦即有一个“身体”在。但数千年来，无论中外，记录研究这一漫长历史过程的众多史学论著，尽管本身也是身体操作的结果，却对创造这一历史过程的人的身体缺少关注。^①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消费文化对身体的攻占，身体的重要性及其在日常生活中的“能见度”^②极大提高。此种身体景象复与女性主义的高涨、福柯身体理论的创立摩荡相扇，“身体”遂成学术界——尤其是哲学、社会学、文学等领域的一个重要议题。显然，把“身体”纳入历史学研究视野将更有利于在历史中发现历史，更有利于对历史的准确认识。笔者在阅读宋代典籍中也发现一些表面上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的现象在引入“身体”维度之后立即呈现出高度相关性，如折杖法的制定、凌迟被规定为法定死刑执行方式、编配制度的确立、学规的兴起、文身在汉族中的流行、缠足的出现和普遍化，等等。这些事实都显示出权力作用于身体的主动和自觉，表明宋

^① 中外古史著作中虽然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历史人物，但关注点只是作为主体的人而不是其身体。即便有涉及身体之处，如中国历代正史《五行志》大记畸形怪胎，关注点也不是身体本身而是天道、政治或者其他。当然，正是诸如此类各种关涉身体的记载提供了材料，使古代身体史研究成为可能。

^② 此系黄金麟语。参见氏著：《历史、身体、国家：近代中国的身体形成（1895—1937）》，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年，第9页。按：引用文献仅在第一次出现时给出详细出版信息，后即省略以免烦冗，若阅读过程中欲了解相关信息，可由书末参考文献部分查知；另，参考文献中有的点校本失校、句读错误，乃予更正，引用时用（）表示应予删除之文字、标点，用〔〕表示应予增补、改正之文字、标点，兹不一一。

代国家和社会意识对民众身体的惩罚和规训进一步加强，表明权力技术在宋代产生了新的发展。然而这一重大的历史变化迄未见学界揭橥，故笔者不揣简陋加以探研，并深信此项研究具如下意义：一是从国家、社会两个层面，从科学、政治、法律、教育、性别等角度考察有宋一代之身体史，可以对宋人自然身体和社会身体提供较为全面、准确的认识。二是以“身体”为着眼点考察宋史，打开了一扇宋史研究新窗，增加一个重要的研究视角。驻足于此，可以看到从其他角度看不到的宋代社会与历史发展的新特征；换言之，通过考察宋代社会打在“身体”上的一个个烙印，对宋朝国家权力、政治品格、经济发展、社会礼俗、文化风貌可以产生更深刻的不同以往的认识。三是在了解宋人身体历史境遇的同时，可以对国人身体生成有一个过程性的理解，比如，清末“东亚病夫”的身体形象是否“一蹴而就”？有无历史根源？四是对当今“整容”“丰胸”等身体再塑行为提供一面历史镜子，促使人们对身体“美”的本质加以思考，以形成正确的身体观。唯其如此，人类身体才可能把一条健康的、美的、向上的“可持续发展”轨迹留在身后。

第一节 何谓身体史

身体迄今为止在历史学领域的低度显影使得“身体史”面貌看上去晦暗莫明，远未沉淀为一个成熟的范畴。论者往往各以一己理解赋以不同内涵，遂使其一人千面，辨识尤难。大多数人更仅仅是将之作为一个词语而不是作为一个概念在使用。本文既名为“身体史研究”，何谓身体史就成了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而解决这一问题，则要返本溯源，从“身体”何以能够及其是如何走进历史学的谈起。

身体在史学领域的问题化或曰对象化经历了一个相较哲学、社会学、文学等其他人文社会学科迟滞的过程。自西方近代科学和哲学之父笛卡尔确立身心二元论^①，身体和意识便被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实体。我即“我思”，意识才是人的本质，身体只是肉体，与意识互不干涉，包括人的身体在内的一切“活的有机体完全和死物（指无机物——笔者注）一样受物理定律支配”^②。这从今天分子生物学对生命体的认识水平来看已非“科学”，但在当时却正以其科学性随着现代社会理性主义的影响而广被接受。理所当然，身体成为自然科学（含医学）研究的对象；“人”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对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人”只是意识主体而与身体无关，这样身体就从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被排除了。随着社会发展，现代性遭遇当代困境^③，“后现代社会”来临了。作为后现代社会意识形态和一种“广泛情

^① 笛卡尔（René Descartes）认为，人既有物理性的一面又有精神性的一面，即人是由两种互不依赖的不同实体（身体/肉体和意识/精神）构成的。“在肉体的概念里边不包含任何属于精神的东西；反过来，在精神的概念里边也不包含任何属于肉体的东西”，而“我只是一个在思想的东西，也就是说，我只是一个心灵，一个理智或一个理性……我不是由肢体拼凑起来的人们称之为人体的那种东西”（〔法〕笛卡尔：《第一哲学沉思集》，庞景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26、228页）。很明显，在身心二元论中，“我”的本质是意识/精神，身体是毫无地位的。当然，身心二元对立的观念并非始自笛卡尔，而是渊源有自。古希腊柏拉图即认为灵魂和肉体是分离的，灵魂高于身体，身体肮脏邪恶而灵魂纯洁不朽，身体是灵魂通向理念世界的障碍（详参黄颂杰、章雪富：《古希腊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0—151页）。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也认为“灵魂是有生命躯体的原因和本原”，“躯体是为了灵魂而存在的”（黄颂杰、章雪富：《古希腊哲学》，第287、304页）。其后基督教原罪说仍对身体十分敌视，认为灵魂是上帝意志在人身上的体现，是高贵的；身体则是邪恶的，应受诅咒。

^② [英]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马元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第91页。又，18世纪法国哲学家梅特里（La Mettrie）继踵笛卡尔此观点指出人是极其复杂的机械，心理活动也是一种机械作用；19世纪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Ernst Haeckel）进一步认为生命体的活动与一切无机现象相等。这种观点被称为“古典机械论”生命观。详参邱志诚：《宋代官员自杀研究》，四川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年，第1—3页。

^③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年）对现代性的来源、特征及其全球化等进行了考察并着重讨论了现代性所带来的诸如极权增长、经济增长机制崩溃、生态环境破坏等严重后果，[美]劳伦斯·E.卡洪《现代性的困境：哲学、文化和反文化》（王志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8年）则侧重探讨了现代性文化方面的问题，均可参看。

绪”，后现代主义^①开始了对现代性、现代理性的批判，笛卡儿式的现代性“身体”观念自然受到质疑。人们发现，在社会规训与惩罚机制这部权力机器中，身体被卷入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②。身体并不只是肉体、只是一种纯粹的自然存在，也是一种社会存在，是权力、社会、文化传统作用的客体，是其建构的产物。那么，通过身体研究社会文化也就成为可能，于是“身体”就被迎进

① 中西方很多学者都对“后现代”“后现代主义”“后现代社会”作过概念辨析和语源学考察，就整体了解而言，〔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谢立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年）对诸家学说有精要的介绍，佟立《西方后现代主义哲学思潮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介绍了后现代思潮的崛起过程及理论谱系，可资参看。美国学者伊哈布·哈山《后现代的转向：后现代理论与文化论文集》（刘象愚译，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及斯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的《后现代转向》（陈刚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亦值得浏览。卡洪认为德国哲学家鲁道夫·潘诺维茨（Rodolf Pannowitz）最早用到“后现代”一词，1917年其在《欧洲文化的危机》一书中用以概括当时欧洲文化的虚无主义倾向（Lawrence E. Cahoone, *From Modernism to Postmodernism: an Anthology*,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p.3.）；而贝斯特等将之追溯到了英国画家约翰·查普曼（John Watkins Chapman），其在1870年前后就用“后现代绘画”来指称当时比印象派还要前卫的绘画作品（〔美〕斯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6页）。最早使用“后现代主义”这个术语的则是西班牙文艺学者弗雷德里科·奥尼斯（Federico De Onis），他以之描述当时现代主义内部的一股保守逆流（〔英〕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后现代性的起源》，王晶译，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9年，第2页）。第一次用“后现代”来表示与“现代”断裂的时间概念的是著名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他在其名著《历史研究》中用“后现代时代”来表示西方历史继黑暗年代、中世纪和现代三个阶段之后的第四个阶段。他的“后现代时代”始自1870年普法战争，是一个无政府主义的、彻底相对主义的，以理性主义和启蒙精神崩溃为特征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在《明天的里程碑——关于新的后现代世界的报告》一书中对“后现代”的起点作了改写：他的后现代社会差不多是以二战结束为起点的所谓“后工业社会”，是实现了这样一种哲学转变——从现代的笛卡尔式世界观向一种“新的模式、目的和过程的世界观”转变——的社会（〔美〕斯蒂文·贝斯特、道格拉斯·凯尔纳：《后现代理论：批判性的质疑》，张志斌译，第6—9页）。此即一般意义所指的后现代社会。

② [法]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第27页。